



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
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

□ 白占全

牺牲带

(小说连载10)

南郊养蜂场(下)

“这个创意好。”
“服装怎样?”
“既然我们是红军游击队,服装也应该仿照南方中央红军的样式来搞。”

“南方中央红军服装是灰色中山装,帽子是八角有檐帽。”
“我们也做成和中央红军一样的灰色中山装和灰色八角帽。”
“经费筹集情况如何?”
“筹集了一部分,但还有些不足,回去后再抓紧筹集一部分经费,做到有备无患。”
“经费至关重要,必须筹足,起码得按百人一年的开支准备。”
“是啊。我们也是这样谋划的。”
“有打算有计划还不行,必须尽快落到实处。”

杨思源说:“地下党组织势单力薄,他们本身也缺乏经费,单靠他们来筹集,只能应急,筹不了多少。”

陆野说:“游击队有的是办法,打几个豪绅大户就够了。”

刘天章说:“尽可能地说服动员豪绅自愿出钱为好,千万不能和豪绅对立起来,更不能捆绑吊打,甚至伤及人命。当然,对于那些横行乡里、欺压百姓的豪绅地主,要毫不留情地打击。关键是要把握好。”

陆野说:“我们会把握好的。”
“这也是我所担心的,能把握好,我就放心了。”

“您就放一百个心吧!”
“关于游击队的领导问题,前几天省委做了慎重研究,决定杨思源担任游击队政委、陆野担任队长、白钟林、李忠良担任副队长。不知陆野和杨思源你们俩有没有意见?”

陆野、杨思源都说:“没意见。”
“你们还有什么要求?”
“没有,没有。”陆野和杨思源异口同声地说。

“没有,回去排除一切障碍,尽快成立山西第一支红色武装——晋西游击队,在吕梁山区打游击,建立吕梁山革命根据地。如遇敌人重兵围剿,可寻机突围,渡过黄河,和陕甘革命武装联合。省委已和陕北特委打过招呼。”

陆野说:“谢谢省委,谢谢刘书记,省委考虑得真周到,把我的退路都想好了。没问题,我和杨思源一定全力以赴,把游击队搞好,给省委交一份满意的答卷。”

“好,我代表省委谢谢你俩。”刘天章紧紧地握着陆野和杨思源的手说。

陆野说:“谢谢刘书记和省委对我和杨思源的信任。”

几个人说着话,室内光线渐渐暗了下来,陆野抬头望望窗外,黑,已慢慢布满天空,无数颗星星挣破夜幕探出头来,眨着眼睛。黑幕掩映下的梨果桃杏树,依稀可以看到黑黑的树桩,一阵清风刮过,能听到枝丫来回摆动的沙沙声。

田来平划火柴点着玻璃罩子马灯,室内顿时亮了起来。刘天章说:“光线太暗了,再往亮调点。”

田来平说:“使得。”赶忙拿起灯,

拧了拧调节灯芯长短的旋钮,马灯登时亮堂起来。倏忽,室内的煤油味也浓了起来。灯刚调亮,朱静拿着五六副碗筷进来说:“饭熟了,准备吃饭吧!”

陆野问:“朱静,吃甚?”
朱静边出门边说:“剔尖和子饭,保证你吃得香美。”眨眼工夫,朱静端着一铁锅饭从门进来,径直走到火炉跟前,把锅坐在火炉上,揭开锅盖,给每人舀了一大碗,放在八仙桌上。

朱静舀好饭,招呼大家坐下吃饭。陆野和杨思源依然坐在原来的座位上,各自端碗吃了起来。陆野边吃边说:“朱静,这剔尖不就是拨孤?”
朱静说:“是拨孤。一样的东西,叫法不同。”

“这饭我也会做,不过,这拨姑不如朱静做的,朱静做的软硬粗细正好,我做的不是面硬太粗,就是绵软变成短节。”

“关键是要掌握面的软硬。”
吃了饭,几个人坐在桌前,继续聊,陆野说:“不知中央红军如今情况如何?”

刘天章右手食指拢了拢额前的头发说:“1929年1月,毛泽东、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,2月11日,红四军进抵瑞金与宁都交界的大柏地山区,歼灭尾追之敌大部,随后,北上东固,与红独二团、四团会师,在赣南站住了脚。3月中旬,挥师入闽,击溃闽西地方军阀福建省防第二混成旅,进占长汀。3月底进占瑞金、于都、宁都、兴国等县城。4月与井冈山转移到赣南的红五军会合。到1930年春,赣西南、闽西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。6月赣西南、闽西的红四军、红六军、红十二军合编为第一军团,朱德任总指挥,毛泽东为政委,同年秋红二十军、二十二军也编入红一军团。8月23日,红一军团与彭德怀、滕代远领导的红三军团在湖南永和会合,编成红一方面军,毛泽东任总政委兼前委书记,朱德任总司令,彭德怀任副总司令,方面军有三万余人。11月,蒋介石调集十万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围剿,红军在毛泽东、朱德的指挥下,诱敌深入,歼敌一个师部三个多旅约一万五千人,缴获枪一万二千枝,于次年1月3日粉碎了敌人的进攻,取得了第一次反“围剿”的胜利,巩固和扩大了中央苏区。”

“用三万人对十万人,这是中央红军以少胜多的活生生战例。”

“还打得十分轻松。毛泽东在歼敌动员会上还编了一副对联。”

“对联是怎么写的?”
“上联是‘敌进我退,敌驻我扰,敌疲我打,敌退我追,游击战里操胜算’;下联是‘大步进退,诱敌深入,集中兵力,各个击破,运动战中歼敌人’。你们看,这不是一代军事奇才吗?”

众人赞叹不绝,一直聊到深夜才熄灯休息。

村子里没有车马可雇,天不亮,陆野、杨思源步行到大南门,摊点上吃了碗馄饨,买票乘坐太原到汾阳的班车回到汾阳万义客栈。

马拉轿车(上)

野鸽子、李忠良他们吃过午饭,搬了几个小凳子,坐在小跨院掌柜的窗门前晒太阳。和煦的阳光洒满院子,温软地照在人的脸上,痒痒的,低头可以嗅到衣服上阳光暖暖的味道。野鸽子坐了一会,站起来,展了展胳膊腰膀,自言自语地说:“这日晒得真舒服,也不知陆野哥甚会回来。”

野鸽子话音刚落,陆野就和杨思源快步走进小跨院。看着人们在窗户底下晒太阳,陆野说:“日头晒得暖腾腾的,这活法真好。”

众人见陆野和杨思源回来,全站了起来说:“昨天走了,今天中午回来,办事速度快。”野鸽子凑到陆野跟前说:“我以为你们路程远,还得两天。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回来了。吃饭了没有?”

陆野边坐边说:“没有,肚子饿得咕咕叫。”
野鸽子说:“正好,我有昨天买的石头饼可以充饥。”

野鸽子转身进屋拿出四个石头饼,给了陆野和杨思源每人两个。陆野、杨思源坐在窗子底吃开了石头饼。李忠良倒了两碗水,端出来放到窗台上。陆野和杨思源吃完石头饼,喝了水,歇缓了一阵,相跟着去街道小吃摊点,每人吃了一大碗擦尖,坐在临街的一家车马店门前。

杨思源说:“那两支枪和子弹秘密运回已有十来天了,不能在万义客栈长期存放,时间长了怕出问题,你们必须在这两天把它运走。”
陆野说:“明天返回,还没想好子弹和枪的运送办法。”

“枪可以捆在柴捆里,挑着出城。两千余发子弹没个好放处。”
“我也是想来想去,想不出个好办法。”

陆野隐隐约约听见有唢呐鼓板声,揶揄杨思源的胳膊说:“听见街道东边有唢呐声,是不是有人家娶媳妇?”

杨思源执耳细听,果然听见了唢呐声,杨思源说:“你的耳朵真灵。”

“我也是听得隐隐忽忽,不确定。”
唢呐声越来越近,能看见一长溜人扛着旗锣伞盖、牌功执事,马拉轿车在八音的吹奏下,一路向西走了过来。陆野看到马拉轿车,眼前顿时一亮,他想这马拉轿车坐垫下面就是一个很好的藏子弹的地方,立马告给杨思源,杨思源说:“这么好的运输工具,我们怎就没想到呢!”

“是啊,人在事中就有很多想不到的地方,只有点醒或者看到类似的东西受到启发才行。刚才就是,看见马拉轿车,想到了子弹运输。”

“我过去问问这是哪家的马拉轿车。”
“还是我去问吧,我比你熟悉,说不定还认识。”

杨思源说罢,就走到路当中,等待娶亲队伍过来。陆野在车马店门前坐了一会,也站了起来,走到路当中杨思源跟前。等了一会,娶亲队伍逶迤而来,杨思源仔细看着过来的一辆辆马拉轿车师傅,没有一个认识的。最后一辆马车过来,杨思源紧走几步,走到赶牲灵师傅跟前,边走边问:“师傅,你这马车是自己的还是车马店的。”

“你打问的这些要做甚?”
“有趟买卖,看你能不能做了主。”
“我们一般不做主,都是掌柜的分派买卖任务。”

“这马车是哪家的?”
“前面的那两驾马车是西街车马店王掌柜的,后面这两辆是东街李掌柜的。李掌柜胆大势力大,生意也做得大。王掌柜人胆小,生意也做得小。”
“明白了,谢谢师傅。”

杨思源随娶亲队伍走出老远,说完话,转身返到陆野站着的地方说:“咱们先到西街王掌柜车马店商量去,一紧二慢,给人娶亲的马车也就回去了。”

“使得。”
陆野、杨思源一同向西街王家车马店走去,两个人边走边打问,走了一阵,来到王家车马店门口,车马店并不大,门口有三眼倒座窑,中间一眼做了大门,窑顶马面砌有砖雕“年丰店”三字,进门东边有一溜马棚,西边是一眼通炕枕头窑,后院紧靠枕头窑是天圆地方式门洞,门洞西边有三间倒座瓦房,院内相对宽阔,用于停放马车货物,正面有砖窑三眼。

进了后院,陆野喊:“王掌柜在吗?”
当中窑发出“在”的声音。陆野和杨思源站在院里,看着当中窑。一会儿,一个身穿长袍,头戴瓜壳帽,上嘴唇留有寸许胡须的中年瘦高个子从门出来,站在圪台上说:“谁找王掌柜?”

陆野说:“我们找。”
“我便是,你们找我有什么事?”
王掌柜从圪台上走了下来,陆野握着他干柴似的手说:“我们有批货,想雇佣你的马拉轿车两天。”

“什么货?”
“拉一个人,顺便还拉些货物。你不用管什么货,送到指定地点就行。”

“有多远?”
“到地头有二百多里,不过,马车把我们送到王营庄洞沟口就可以了。单行就是个一百多里。”

“路程远近不要紧,关键是运送甚货物。”
“拉人没事。货物你得说清楚是洋烟?”
“不是。”

“是枪弹?”
“你不用管是什么东西。一旦车子有损失,我们全权负责赔偿,这你还担心什么?”

“违禁品一旦被官方发现,是要坐牢的,我们小小的店房,哪能经得起这种折腾。”

“没事,我们比你更怕。一旦让军警查出,就会没收,损失大的还是我们。所以说,绝对不能让军警查出来。”

“那也不行,这种生意我们做不了。”
“给你付双倍的脚钱,怎么样?”
“不行,你们就不用多费嘴舌了。还是另找别人吧。”

陆野料知和王掌柜雇车难成,就拉着杨思源的手,出了大门,返回万义客栈。野鸽子说:“陆野哥,你们吃甚山珍海味了,用了那么长时间?”

杨思源说:“吃得可丰盛了,陆野故意绕开了你,出去吃好的。”

陆野说:“野鸽子,你别相信杨思源的话,他日哄你。我们每人只吃了一碗擦尖。”
“吃一碗擦尖还能用那么长时间?”

“在街上看了一会娶媳妇,还找了找年丰店王掌柜。”

“你们认识他?找他有事?”
“不认识,但找他有事。”

“甚事?”
“明天我们回时,需要雇辆马拉轿车。”
“雇好了?”

“没有。王掌柜猜到我们要拉违禁品,好歹不雇给我们。”
“那怎么办?”
“喝口水,再出去找东街万通栈的李掌柜。”

“找李掌柜时,带上王海山掌柜,毕竟他和车马店掌柜熟悉。”
“我们也是这样想的。”